I • 民間畫師之子

何肇衢出生在日治時代的新竹州芎林庄鹿寮坑，父親何信嚴是民間畫師，專事神佛圖像，母親挑起茶園工作。他從小幫忙粗活，以一家之長子，照顧弟妹。成年之後，從名人成功的經歷獲得啟發，開啟穩定順遂的人生新階段。



[左圖]
何肇衢畫室一角，擺滿他用過的油畫筆。

[右頁圖]
何肇衢　瓶花（局部）
1994　油彩、畫布
60×50cm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

兩歲時的何肇衢

挑水煮飯的長子

1931年農曆的正月初六，何肇衢生在日治時代的新竹州芎林庄鹿寮坑桔子窩。五歲那年，父親何信嚴向三公里外的鹿寮坑魏姓人家租了一塊地，蓋了一間兩層樓房子，全家就搬到鹿寮坑住下。那時候，他的祖父尚在，有時會做一些竹簍賣錢，他幫老祖父在背上抓癢或擦藥，老祖父都會給他一分錢，一拿到錢，何肇衢就跑到他未來太太娘家開的雜貨店買糖吃。他一口爛牙可能是從小吃糖引來的。幾個弟弟開玩笑說，還好他們沒糖吃，所以牙齒比較好！

臺灣光復以後，位在竹東頭前溪支流大肚溪畔的芎林鄉鹿寮坑，經行政劃分為五龍村與華龍村，何家的戶籍歸入五龍村。「五龍」係指鹿寮坑由東南向西北平行排列的五座山脈。何肇衢聽長輩說，「鹿寮」意指「狩鹿搭寮」。早年泰雅族曾在此四面丘陵包圍的地區搭寮狩鹿，客家人稱大的山谷為「坑」，因而當地的地名就叫鹿寮坑。

何肇衢小時候家境清寒，因父親專事畫神佛圖像，祖先分到的一甲半茶園工作，全要靠母親承擔。他小學三年級開始幫忙除草、挑水、煮飯，還得揹弟妹到山上茶園讓母親哺乳。他的三弟何恭上小時候看到母親和大哥辛苦為家的模樣就說：「如果我們中愛國獎券頭獎二十萬就把茶園賣掉！」愁苦瘦弱的母親則在一旁幽幽地回答：「如果有二十萬，不用賣茶園呀！」

除了茶園和一塊貧瘠的山地，何肇衢父親的民間畫師收入也相當有限，雙親加上五男兩女的七名子女，一

關鍵字

何信嚴（1903-1974）

何信嚴本名何阿嚴，字俊卿，年少曾上學堂學習漢文，十六歲拜師竹東龍潭葉姓師傅，學習民間佛畫像。在三年多學習民間佛像畫過程中，兼學倉頡、老子、孔子、歷代聖君、忠臣、孝子等的故事畫。

何信嚴作民間神像畫如〈十殿閻王〉、〈十八重地獄〉等，都先用淡墨在宣紙上打草稿，然後裱褙，再進行著色。打草稿雖然未用尺和儀器；但呈現的線條圓滑方正。他所用的顏料都是自己採集天然顏料，然後研磨成細膩的色粉，再拌以動物性的膠來作畫。通常他都是在紙上著色後，才用濃墨、粉白畫出輪廓，然後再略加金線，增添光彩。他所畫的佛像畫，除了表現各種覺禪印相，對每一種佛像背光的花紋處理也極為講究。



何肇衢的父親何信嚴為新竹縣的民間佛像畫師，攝於1971年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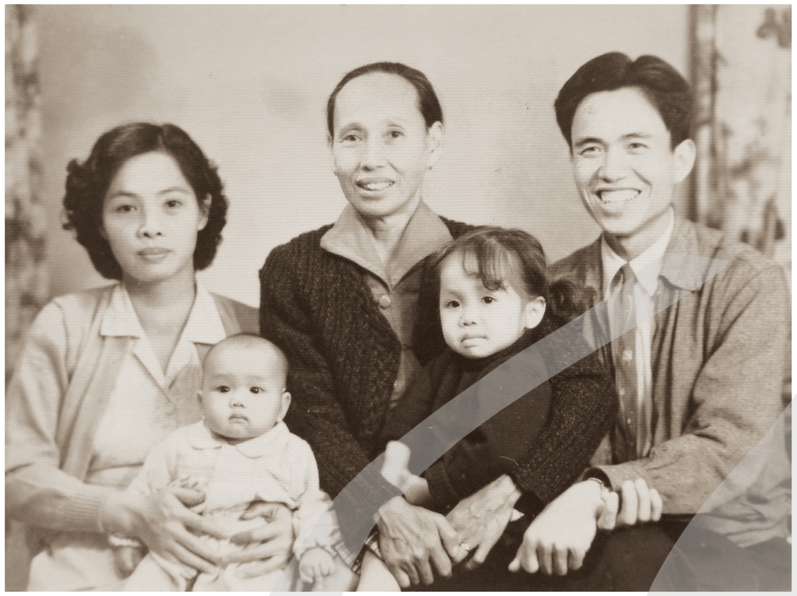


[上圖]
2008年，何肇衢所作的從鹿寮坑家鄉眺望五指山之素描。

[中圖]
何肇衢攝於鹿寮坑故鄉

[下圖]
何肇衢（倒數第3）與親友早年於清明節回鹿寮坑掃墓一景

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

何肇衢1959年和母親、妻子及子女合影

家九口在沒有其他經濟來源的情況下，生活過得非常艱苦。何肇衢上國校都打赤腳，便當有飯沒菜，最多只能用少許的油水炒飯，再放兩三塊蔭瓜就算豐盛了。眼看著母親每天操勞，單薄的身體總是硬撐著，從來不在孩子面前有怨言，身為長子的何肇衢，在童年時代就成為母親的左右手，母親負責採茶，他幫忙砍柴、剪茶枝、施肥、除草等粗重的工作，還得把砍下來的樹枝從山上帶回家中捆綁、風乾，以備作為燃料之用。因為祖先留下的山地種了七、八棵楊桃樹，他上山幫忙採茶、拔草時，累了就摘楊桃吃，算是最好的零食了。如今，他們家幾個兄弟都不愛吃楊桃，想必是當年吃太多生膩了。

何肇衢三十歲那年，母親因過度操勞並染上肺疾而辭世，他悲痛不已。「這樣的結局，造成我終生的遺憾，我特別傷痛的是母親為家操勞一輩子，卻沒能在我們兄弟稍有成就之後享一點清福。」每年的母親節，何肇衢都會在母親的照片前面，獻上一幅瓶花小品，表達心底的懷思和禱念，數十年來都未曾間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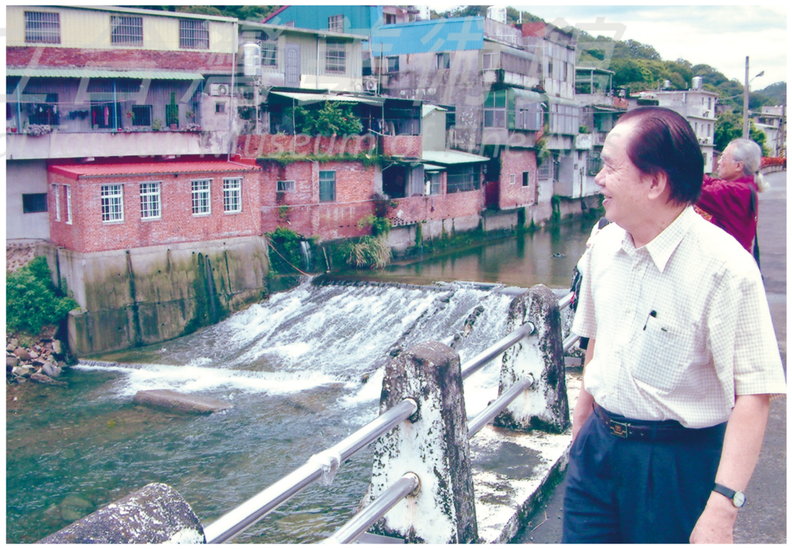
流著武士血液的老師

何肇衢從小學就接受日本教育，就讀鹿寮坑國民學校（今五龍國小）時，學校有很多老師來自日本九州的鹿兒島。據他瞭解，可能是因為位於日本最南端的鹿兒島坐船到臺灣較近，方便進出。他對日本教師和他們的教育方式印象深刻，時隔七十多年的今天，學校生活還鮮明地印在他腦海裡，特別是在對學生的生活和禮儀方面的管理，重視「公民道德」和「家庭倫理」教育，是當時新竹州的模範國校，何肇衢很多好的習慣都是從那時候養成的。當時老師對學生要求相當嚴格，同學最怕掃除。即便大家非常仔細盡力，還是逃不過老師的眼睛。尤其是負責清掃廁所時，更是提心吊膽。光老師檢查還不能過關，還要請來校長複查。校長一上場，氣氛更加緊張。只見校長東聞西聞的，好像非



2008年，何肇衢（右2）攝於新竹縣芎林鄉五龍村的故鄉，左上方為五和宮。

2008年，何肇衢返回新竹縣五龍村的家鄉。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聞出一點異味不可！一旦過關了，同學的表情一下子就轉為輕鬆欣慰。還有掃操場也是他們做學生的一大挑戰，掃了又掃，有時掃到半途，樹上突然飄下葉子，老師對他們的要求是一片落葉都不能留。

何肇衢長大後，熟讀日本的文化歷史，發現鹿兒島在日本德川幕府時代是九州的政治中心，武士占多數，印證了當時學校老師流著武士血液的想法。那些來自鹿兒島的老師一個個都自律嚴謹，對學生的在校行為也要求不能有任何鬆懈和馬虎。何肇衢是在那樣的教育下開啟了學生生涯，往後的歲月裡，他在許多生活行為發生時，都會想到國校老師的教導方式。有教有養是好的，能夠接受教和養，則對受教育者是一件美好幸福的事。不過，教何肇衢「國語」（指日語）的老師卻是來自東京，目的是為了能教學生標準發音。這一點讓他覺得日本人實在很用心思考。他小小年紀時就能聽出來九州老師的口音和東京來的老師不一樣。

何肇衢的父親雖然是民間畫師，在線條描繪和設色方面有長年的經驗，但他從未教導子女作畫。何肇衢在耳濡目染下，多少會受到感染，不過一直到進國校開始上圖畫課，這才激發了他作畫的興趣。在鹿寮坑國民學校就讀一年級時，他曾經以一張〈神之國大日本〉書法，代表學校參加在新竹東門國小舉行的書法展覽，並榮獲金牌。

何肇衢於1938年到1944年間在國校就讀，他讀高年級時正值太平洋戰爭（1941年12月7日至1945年9月2日）期間。小小年紀的他看見一些同鄉哥哥被日本人徵召到戰地，雖說是「光榮出征」，

何肇衢（倒數第2排左起第7）1944年3月在鹿寮坑國校的畢業照。









[上圖]
2013年7月4日，何肇衢回到故鄉五龍國民小學（即早年鹿寮坑國校）操場留影。

[中圖]
何肇衢（左）參加母校五龍國民小學六十週年校慶時，將第一本油畫集贈送給湯天才老師。

[下圖]
何肇衢（右1）參加鹿寮坑國校同學會，和小學一年級的導師湯天才（右3）合影。

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但那些人的家屬的神情在他看來並不快樂。有一天圖畫課，老師在課堂上以「出征」為題，結果他的作品圖畫得到頭獎。當時他的圖畫與別的同學最大的不同是，別的同學都在強調出征的光榮和充滿興奮的送行場面，唯獨小小的他在畫面呈現出征的青年軍人和送行隊伍之外，還畫了在送行人群當中偷偷哭泣的軍人母親和年輕太太。老師看了特別在班上褒獎，說他觀察非常敏銳，作畫角度與其他孩童大不相同。讀六年級時，他畫了一張〈海軍帽〉，因季節關係，底色是黑帽子外面有白色的套子。他畫出的帽子增加了光影，顯示濃淡明暗的效果出來，老師誇讚不已，並送到校外參展。

從小學一年級到後來讀高等科，何肇衢一直是品學兼優的好學生，不管德、智、體、群都受到學校老師的肯定和嘉許，所獲得的獎狀厚厚一大疊，他十分珍惜那些代表榮譽的獎狀，每次拿到手就細心地收存。有一天，他覺得隨意擺著可能會被家人丟棄或被弟妹碰髒，所以在家裡左看右看，四處尋找安全隱密的獎狀貯存空間。他發現父親使用的玻璃櫥櫃上方最為可靠，便將所有獎狀用紙張包妥，趁家人都沒注意時，偷偷地擺放上去，以為這樣最牢靠保險。不料1963年葛樂禮颱風來襲，家屋被洪水衝走，那些寶貴的獎狀也隨之落難，讓他傷心不已。到臺北求學以後，他又將逐年參加美展競賽相疊約兩公分高的獎狀妥善保存，當學校推薦他參加優良老師選拔時，他提供約兩公分高的四開獎狀複印本，相當具有說服力呢！

何肇衢與家人於中山北路二段國際畫廊舉行畫展時合影





1970年，何肇衢的畫室牆上掛著參加美展競賽的獎狀和畫展海報（李銘盛攝，藝術家資料室提供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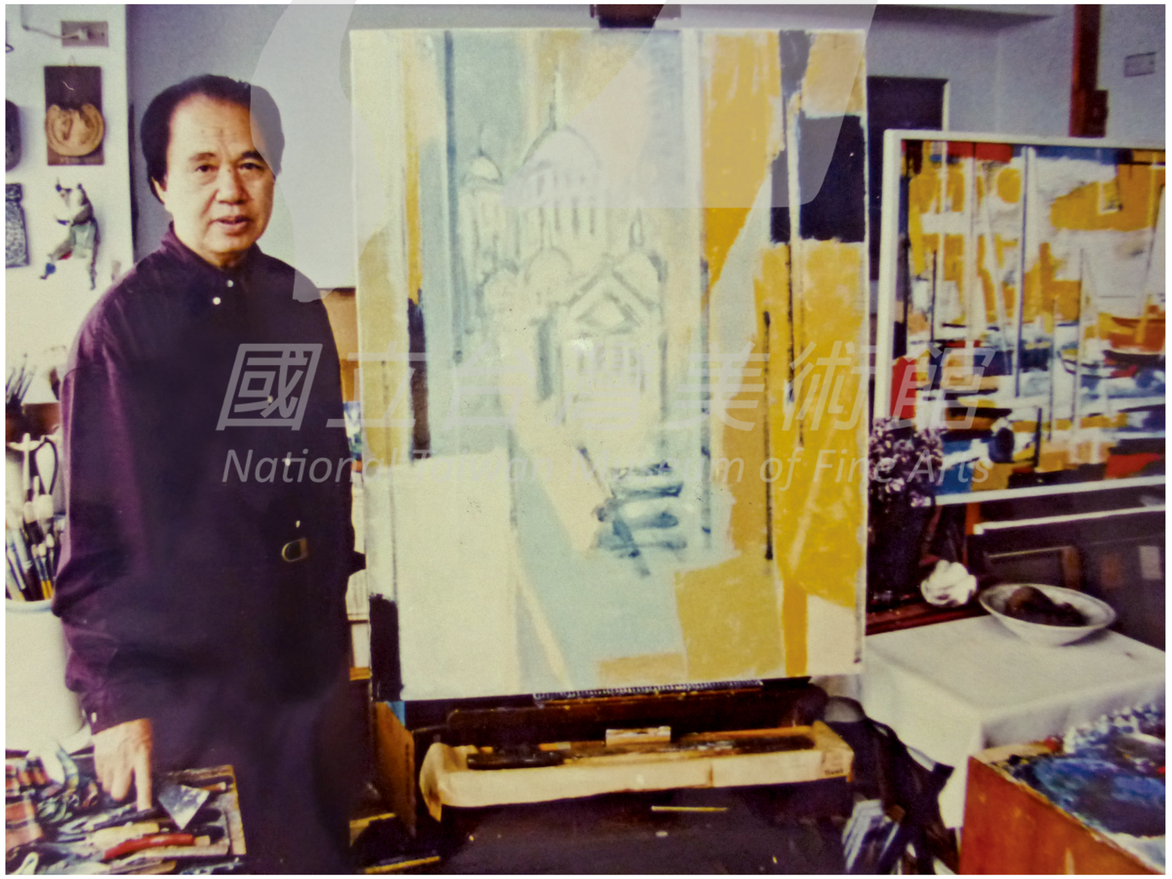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名人成功史的啟發

何肇衢從買書和讀書，見證了「書中自有黃金屋」。當年他決心以畫畫為終身工作時，偶然讀到一套十二本介紹名人成功史的《金錢的話》書籍，發現這些成功者都具有節儉的美德。他開始學習他們，採取有計畫、分文必省的理財方式。

在「成功人之成功史」套書中，何肇衢讀到以製造「普利司通輪胎」有名的石橋企業創辦人石橋正二郎（1889-1976），小時候跟媽媽推著他們做的布底襪套四處兜售，因為口碑好，石橋動腦筋將之發展到布

何肇衢攝於畫室







[上圖]
何肇衢攝於書房

[下圖]
何肇衢的書房堆滿書籍

鞋和膠底鞋，再從賣膠底鞋的觀念轉到製作輪胎的個人奮鬥史，以及他設立美術館公開藏畫、推廣美術的貢獻。在《金錢的話》一書中，有一篇寫的是一位家庭主婦接受建議，將丈夫給她的家用按月存百分之二十、意外所得則全數儲存的理財妙方；結果，何肇衢在這方面學得更

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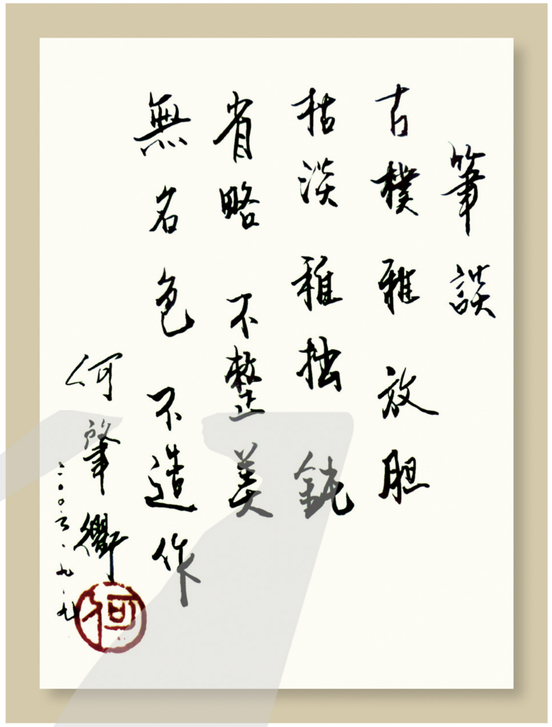
何肇衢淡水畫室一角，
攝於2012年。

徹底，不但依百分比存薪水所得，也把所有額外收入統統存起來。早年甚至口袋有多餘的五塊錢也拿到郵局存款，很快地，一本存摺就用盡，窗口業務員覺得他是「怪咖」，不可思議，怎麼連三、五塊錢都往郵局送也不嫌累。後來，經常辦理他存款業務的小姐結婚生子，還把小孩送到何肇衢開的美術教室學畫。

從小受日本教育的何肇衢，在北師求學時就看了很多日文書，從一些日本成功企業家的傳記，了解到日本企業家成功的其中一個規畫——就是要存錢，窮人更要注意這點。從書中所得到的啟發，讓他度過生活中許多關卡，也幫助了家人解決許多急用。「沒辦法跟父母要，因為父母沒有錢；那麼我為什麼拿得出來？就是靠存錢。點滴存錢就像水龍頭滴水一樣，滴著滴著，滴到隔天總會有一桶水吧！」他平日一些開銷只用到利息：「以前去歐洲旅行寫生一個月回來，旅費

用掉的利息數目又回到存摺裡呢！」

幼年的窮苦，養成了何肇衢節約的習慣，「有一分必存一分，永遠記住自己是自己的主宰。」香港富豪何東的這句話是他的座右銘。經過這許多年來，辛勤工作所獲得的收入奠定了堅固的經濟基礎，他先後購置住屋和畫室；學校退休金足夠維持起碼的生活，不定期的賣畫收入就是他所謂的「意外之財」，儲存起來做為出國旅行寫生和添購畫冊書本之用，綽綽有餘。他時常把閱讀《金錢的話》的心得與身邊的朋友分享，有一對夫妻向他借書回去研究、照單試作，結果成功地獲得回報，買了房產之後，還特別拜訪何肇衢當面致謝。



[上圖] 何肇衢書寫自勉的話語
[下圖] 何肇衢作畫情形（2011年臺灣創價學會攝影／何肇衢提供）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